

清代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錢泳著

五

新編增補

卷之五

五

履園叢話卷十二

藝能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書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為道。甚廣。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執筆。便好為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然雜還。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蹟。皆為其師。汨沒何也。蓋先知覺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道但令其臨模已書。合已意。而後為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為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為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窮年兀兀。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為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為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為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工夫。如無天分。少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為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國朝尤精實超出於前古。聖祖仁皇帝有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高宗純皇帝又有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圓歷儀象璣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射

射為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今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尚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為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堅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

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為詐人武斷包攬說訟之事。

投壺

令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即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奕飲酒唱曲。皆可以賊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今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為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鵲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怡。則賢於博奕飲酒遠矣。

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馬其時有俞宗灝號梅華。滕鑒號古明。潘奕正號月池。孔繼洛號沛霖。田英號靜蓮。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禹玉。嚴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由

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琵琶

琵琶本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於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康崑崙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襲。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絕少。吾鄉有楊文學廷果。精於此技。然所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鬱輪祀。秋江雁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楊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吳門之姚香江。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遨遊公卿間。亦今之賀老也。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韋曜博奕論。遂深惡之。以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廢事。棄業忘寢。與食之勾當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菴諸人。為一時國手。所刻桃花泉棋譜。亦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

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菴寓揚州。偶於村塾中夜宿。施戲與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

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又西平遊覽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奕數局。皆不能勝。問其姓名。不答。忽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本菴為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弄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間。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侶。績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奏刀。却無時習。輒以秦漢為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後落墨。譬諸畫家。無胸中邱壑。以稿本臨模。終是下乘。同時公卿大夫

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達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英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峰。

唐汝

歙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資為戶部員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酷

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碼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萬枚。集有認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為至寶。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繡峰時相遇。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峯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為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余頗嗜篆刻。十五六時。始見吳江張雨槐。是專學顧雲美。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西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為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鄼侯。蕭何。依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為不然。司馬篆法。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可法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漢。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他如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漱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武進之鄒牧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刻碑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嚴勁如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季晟碑。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僧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兩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

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為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為。了無意趣。

書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為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搨本。廣本轉轉模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書法。又不可工於書法。假如其人能書。自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葫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

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今人刻行楷尚不精。況

篆隸乎。

選毫

筆以吳興人製者為佳。其所謂狼豪、兔豪、羊豪、兼豪者，各極其妙。然豪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豪。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豪，迸為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無有鋒穎，以此為厚，不亦謬乎。

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為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子魯。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

不論卷冊大小幅皆模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硃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桿上。以椎千硃萬硃。則灰性去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牋紙近以杭州製者為佳。硃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杭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鑒太重。不能垂久。

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於唐宋。所謂行波牋。浣花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

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為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牋之高低。花樣雖妙。紙質粗鬆。舍本逐末。可發一笑。

硃硯

石之出於端州者。槩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鴈。鵝。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臺宮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坑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阮為優。此前人之所未見。

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龍尾。蘇之蠟。却。漢宮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為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為硯者。皆出於通州福山一帶。人家牆壁內。時時有之。相傳為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為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硃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為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鳧溪手段卻好。惟所硃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古人之精於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有錢大田者。能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為吳盤齋大令。鑄祭器十種。為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寧人馮錫與者。為余鑄如意百柄。蟾銓一具。及帶鉤。銅壁。靈鐘。清磬。鈇簫。鈇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於西洋。本朝康熙間。始進中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張騫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爽。則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究隔一層。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於日中。月晷用於夜中。

然是日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於中國。惟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象又作渾天儀。以南
北定極。象星旋轉。玩二十八宿於股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婺源齊梅麓員外。又倩
工作中星儀。外盤分天度為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二時。為三百六
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度。豪髮不爽。今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
而知。是開千古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日間開鐘對定時刻。然後
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一線。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間開鐘對定
中星。然後移時針與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質樸。今尚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為最精。而本朝製作較宋尤
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粟菽矣。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
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瑯琊青金綠松螺甸象牙蜜蠟沉香為之。雕成山水

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於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櫺。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於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上夏日納涼處。其年八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大小二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鳩工一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上所親頒。

刻書

刻書以宋刻為上。至元時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為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鑒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尚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裝潢

裝潢以本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帚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高宗深於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尚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為之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法。故工於此者。日漸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有俱有。而甯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甯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舉。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偻。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為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覬覦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